

# 《新法螺先生譚》의 科學元素及其文學思想體現

曹淑俐\* · 吳淳邦\*\*

第1節 緒言

第2節 《新法螺先生譚》中的科學元素

第3節 科學元素所體現的文學思想

第4節 結語

## 〈국문초록〉

20세기가 시작되는 淸朝末期, 유신개혁파가 주창하는 小說界革命과 科學救國의 개혁운동이 들불같이 유행하는 가운데, 科學小說은 새로운 小說類型으로 중국의 소설영역에 진입하였다. 1904년, 徐念慈가 저술한 《新法螺先生譚》은 중국인이 창작한 완벽한 첫 번째 科學小說이라 지칭되는데, 작품 중에는 자연과학과 진화론 사상 그리고 정신과학에 관련된 科學要素가 두루 묘사되는 등 과학소설로서의 제반여건을 완벽하게 구비한 걸작이라 평가받고 있다. 본 논문은 《新法螺先生譚》에 나오는 이 세 가지 측면의 과학요소를 전반적으로 분석해보고, 아울러 이들과 早期에 번역 소개된 科學著書와의 來源關係를 고찰해 볼 것이다. 이러한 조사 분석의 기초 위에서 科學元素가 은밀히 내포하고 있는 民智를 계도하고, 啓蒙救國시키려 하는 清末의 文學思想을 해석해보고자 한다.

---

\* 主著者: 曹淑俐(中国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讲师、崇實大學校大學院文學博士)

\*\* 交信著者: 吳淳邦(天津师范大学“千人计划”招聘专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客座教授)

핵심어 : 《신법라선생담(新法螺先生譚)》, 과학소설(科學小說), 세 가지  
과학요소(科學要素), 쉬니엔츠(徐念慈)

## 第1節 緒言

20世紀剛開始的晚清时期,在“小说界革命”和“科学救国”的号召下,科学小说作为新的小说体裁进入中国的小说领域。中国第一篇完整的科学小说当属1904年徐念慈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新法螺先生谭》是徐念慈在读了包天笑翻译自日语的《法螺先生》和《续法螺先生》后创作的,而日语的《法螺先生》和《续法螺先生》则译自德国的《敏豪生奇遇记》,由岩谷小波将其翻译为日文。徐念慈在小序中写道“觉我曰:‘甲辰夏,我友吴门天笑生以所译日本岩谷小波君所译滑稽谭《法螺先生》前后二卷见示。’”<sup>1)</sup> 1905年这三部小说合为《新法螺》刊登在小说林上。尽管《新法螺先生谭》沿袭了前两篇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但不同于前两篇幻想童话故事,作者在书的首页和尾页都明确地标记了“科学小说”一词,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作为第一部完整的華人创作科学小说虽在1986年就受到学者的关注,但之后却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对其研究仅有数篇。《新法螺先生谭》成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科学小说,作品中的自然科学、进化论思想和精神科学等科学元素都被展现地淋漓尽致。本文将通过小说文本分析来研析探究小说中这三个方面的科学元素,并探究了其与早期传入的科学著书的来源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解读作者对科学小说的理解,及对借科学展现的开启民智、启蒙救国的文学思想。

---

1) 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说林社1905年,第1页。

## 第2節 《新法螺先生谭》中的科学元素

19世纪末,观念的变革和思想的启蒙成为文人思想家们的首要任务,科学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序》中指出:“泰西之强,不再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而吾数百万之吏士……欲开矿而无矿学、无矿书,欲种植而无植物学、无植物书,欲牧畜而无牧学、无牧书,欲制造而无工学、无工书,欲振商业而无商学、无商书……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sup>2)</sup>这里的“物理”即为科学。康有为认为中国落后在于缺乏科学技术以及科学著作。意识到这一点,晚清文人志士积极投入到西方科技小说的译介或是区别于传统小说的科学小说创作中。在小说中,他们大量使用科技知识,借以普及普遍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启民智、改变国民的整体面貌。《新法螺先生谭》中不但出现了“光”、“电”、“热”等物理学知识,还有力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医学、电学、化学等学科知识,并提到“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吸力”、“卫星”、“外观镜”、“离心率”、“加速率”等科学术语。这些科技知识大部分早在1876年傅兰雅主编的以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宗旨的杂志《格致汇编》<sup>3)</sup>中详细介绍过。

小说以法螺先生的灵魂漫游地球、月球、水星、金星、太阳这些天体

---

2)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序》,《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3-585页。

3) 《格致汇编》创刊于1876年2月,于1892年停刊,前后历时十六年,实际上出版了7年,共有60册。其中前四年(1876-1877, 1880-1881)按月出版,后三年(1890-1892)按季出版。《格致汇编》主要分为四个栏目,分别为《科技论说》、《算学奇题》、《互相问答》和《格物杂说》,涉及科学知识、工艺技术、科技史料等领域,还配有插图和科学仪器的介绍。

贯穿全文，文中出现大量天文学知识，如“因地球自西至东，运转之余势，方向渐变，而猛力向上，犹未稍减，渐入月轨道内”，“试思太阳吸各星球，能使绕着运行，其能力有若干”等等。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和各星球围绕太阳运转这些天文知识在《格致汇编》卷一〈格致略论〉“论星”部分就有介绍。这一部分不仅介绍了太阳系的八大行星、太阳的外形，而且附图讲解了地球的位置形体、自转公转。关于昼夜的形成，小说中略有提及。法螺先生的灵魂与月世界相遇时，发生一大冲突：“幸也余身失去四分之一，即结合力亦减四分之一；否则，撞击之下，月世界且化成数块，向空中坠落。地球失去此卫星，长为黑夜。”以徐念慈的说法，如果没有月球，地球将没有白天。而“论星”中明确写道：“地球每二十四点钟，自绕本轴旋转一次而成昼夜。”<sup>4)</sup>即地球由于自转形成昼夜。徐念慈是否理解失误还是看了其他天文书刊便不得而知。

法螺先生灵魂与躯体一分为二后，首先考虑的问题，则是“人身能为发光体否”。将灵魂炼成“一种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这种光的强弱程度，“与太阳若一万与一，与月若二百万万与一”。在《格致汇编》卷七〈格致略论〉“论光”部分专门介绍了关于光的科学知识，“近时格致家之意，俱以为光乃由一种气质之动而生，此气质万物内无处不有……光行之速，每秒为十九万二千英里，推计日光行至地球所费之时约八分余。”<sup>5)</sup>除此之外，还详细介绍了光的折射、反射现象。

小说中除了提到太阳光热，还把热认为是生物进化的原动力，“余始信造物之初，其成形成性，咸赖热力。此热各具于体中，虽下等动物，亦热至灼手。”<sup>6)</sup>《格致汇编》卷六〈格致略论〉“论热”部分对热进行了说明：

4) 傅兰雅：〈格致略论〉，《格致汇编》第一册第一卷，1876年2月，第10页。

5) 傅兰雅：〈格致略论〉，《格致汇编》第一册第七卷，1876年8月，第154页。

6) 《新法螺先生谭》，第13页。

“热者，万物无不有之，且为极要者也。但热之究为何物，尚未有格致家考之详也，或以为热乃极薄而希之流质也，或以为热乃体制不可少之性情，或为因体之质点而恒动而生也。”<sup>7)</sup> 总之，格致学者认为电、光、热等所谓无分量之物的性质并不是能够测量的。

小说中老翁黄种祖使用“若长若短，若方若圆，种种不一之玻璃瓶”检测人的气质，“翁舍余腕往桌边，宛如极有学问，极有经验之化学师”。这种科学实验仪器的使用描写也是小说的特色之一。而在《格致汇编》创刊之前，几乎没有介绍科学实验仪器的著作。1876年7月、8月出刊的《化学器具说》详细介绍了各里分公司制造的化学实验仪器，如化学实验室常用工具、衡量仪器、过滤器、蒸馏分馏仪器、定量分析仪器等等。小说中的仪器虽然和化学实验仪器相同，但检测的内容物却不同。一般的化学试验检测的是物质元素，在容器中倒入不同的物质元素则会产生不同的物质。晚清文人们看到这神奇的科学，不禁会联想到将不同的人性元素放置到容器中，是否也会产生不同的人性呢？文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此，希望改变中国人的特性，从而改变当时社会的境况。

与传统小说不同，《新法螺先生谭》中采用西式的计时方法，摆脱了时间模糊的观念。法螺先生在躯体坠向地底一段写到：“按第秒一十四尺二二，第二秒四十二尺六六，第三秒七十一尺，坠物渐加速率之公例，如炮弹之脱口，直往下落。”后与黄种祖讨论计时器，黄种祖认为“一日当分为二十四时，每一时六十分，每一分六十秒，每一秒一千二百九十六万微”。<sup>8)</sup>

此外，徐念慈在小说中并非直白地给出一个科学概念，而是通过各种细节进行描绘，有时采用公式计算等方法呈现出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

---

7) 傅兰雅：〈格致略论〉，《格致汇编》第一册第六卷，1876年8月，第132页。

8) 《新法螺先生谭》，第6页。

如写计时器，首先对计时器的外观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此器周约五尺许，有三针，针长八寸，但闻窸窣摆声，而三针无一稍动者……秒针固非能一看即见其动者。”<sup>9)</sup>法螺先生问及黄种祖“翁寿几何”时，黄种祖回答“仅十余日”。对于老翁年龄的计算，徐念慈在文中补充到：“是黄种老人之计时器，以一秒时当今之二日半，一分时当今之一百五十日，一小时当今之二十五年，二十四小时当今之六百年，宜其最寿之人，不得过四小时矣。”<sup>10)</sup>

伴随着格致之学的传入，进化论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学科也进入国人的视线。进入中国早期的进化论表现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知识，戊戌时期则被赋予了揭露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性质。特别是随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出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准则成为大势，有识之士更清楚地认清现实、奋起自强，救国家于危难，要避免亡国，就必须遵循这一准则，投入到富国强兵的潮流中。以笔战斗的小说家们也势必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在作品中或隐或现地表现出来。如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说到：“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这是天演上自然淘汰的公理。”<sup>11)</sup>陈天华的《狮子吼》作品开头就阐明了进化论的原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第一回不仅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叙述了人的由来，还根据严复的《天演论》意识到“异种”之间的竞争，这里把数万种族分成五种：黄种、白种、黑种、棕色种和红种。

《新法螺先生谭》中法螺先生的灵魂到达金星后，看到金星上的化石，了解了物种进化。“二壳合处，隐有一缝。壳内中空，有肉坟起，余若腔

9) 同上，第7页。

10) 同上，第8页。

11)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肠动物, 棘皮动物, 软体动物, 节足动物, 五一不具……其成形成性, 咸赖热力。”<sup>12)</sup> “星球未开化之前, 多因其自转一周之力, 以鼓动游行之各原质, 使其牵合分析, 以成种种之动植物矿各物……所以凡物皆能进化, 而糜所底止, 金星球然, 即地球何莫不然。”<sup>13)</sup> 法螺先生不仅思考了进化论, 还认识到到生物进化的原动力——热力。进化论一般认为是严复在1898年编撰的《天演论》中首次提及, 其实在严复之前, 进化论已经被传教士传播到中国。1873年, 玛高温和华蘅芳合译的《地质学初步》中介绍了地层演化学说与地质结合学说, 并提及了生物进化论。1877年, 傅兰雅在《格致汇编》卷七《混沌说》中讲到生物进化论, “近来西国考究人类之原始, 其先出于何处, 系何法所成, 地球自生成以来, 历年多少等事, 又从西教之旧约内考究人之源流, 又有地学家于各层土石内细查人与各动物之古迹, 知地球已有人约若干年间, 有人说动物初有者甚简, 由简而繁, 初有虫类, 渐有鱼与鸟兽, 兽内有大猿, 猿化为人, 盖从贱至贵, 从简至繁也。”<sup>14)</sup> 1891年出版的《格致汇编》卷四《地学稽古论》也对进化论思想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这些著书可謂是进化论在中国的首次传播。

晚清科学小说除了物质科学之外, “常常有意无意地运用一些心理学的观念, 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时时步入‘文艺心理学’的领域”。<sup>15)</sup> 傅兰雅译的《治心免病法》中写到: “寻常格致不过论有形体之事与物, 而无形体者则认为与格致无关。此亦为大误。夫论有形体者乃格致学入门之一小分工夫, 其大而要者, 尤在于治心之学。”<sup>16)</sup> 即精神层面的研究比物质

---

12) 《新法螺先生谭》, 第13页。

13) 同上, 第15-16页。

14) 傅兰雅: <混沌说>, 《格致汇编》第二册第八卷, 1877年8月, 第13页。

15) 李建中: <晚清小说理论中国的心理学思想>,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8年第3期, 第113页。

科学的研究更为重要。《新法螺先生谭》中最具特色之处就在于“灵魂”、“脑电”、“催眠术”等精神层面科学的展现。这一点在小说开头部分就有影射：“科学家仅据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种种之现象，种种之考察，以为凡物尽于斯，凡理尽于斯，使果然焉。则世间于科学外，当无所谓学问，不复有发明矣，而实验殊不然，何哉？余本此问题，愈思愈疑，愈疑愈思，既而奋然曰：‘余苟局于诸家之说，则不能超脱，张其如炬之目光，展其空前之手段，是亦一学界之奴隶而已，余决不为，余决不为。’”<sup>17)</sup> 法螺先生不满于物质科学的研究，认为世间于科学外当有其他学问。

《环游地球八十天》中热气球作为交通工具环游世界；《新石头记》中贾宝玉坐潜水艇由太平洋到大西洋，由南极到北极；而法螺先生的太空漫游未使用任何高科技交通工具，而仅仅是依靠“灵魂”。徐念慈笔下的“灵魂”不仅能自由地与躯体结合分离，还能发光发热，而且还具有弹性。“灵魂”漫游水星看到“造人术”，回到地球后恰逢上海开一催眠术学会，由此法螺先生想到利用催眠术和电结合发明“脑电”，“余思自电气学发明后，若电信，若德律风，既为社会所欢迎，旋又有所谓无线电者。余谓此尚是机械的，而非自然的也。自然力之利用，莫若就人人所具之脑藏，而改良之，而推广之。人与人之间，使自然有感应力。脑藏既被感应，乃依力之大小，而起变化，依变化之定律，而订一通行之记号，而脑电之大局以定。”<sup>18)</sup> 即利用人与人大脑之间的感应能力进行信息交流，达到“心理感应”，“脑电既往来，我在则消耗，彼来则补益，往来相消，恒等于常，故于生命精神毫无损耗。”脑电不仅可以发

16) 参见栾伟平：〈近代科学小说与灵魂——由《新法螺先生谭》说开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3月，第53页。

17) 《新法螺先生谭》，第1页。

18) 同上，第18页。



光、发热，还可以让距离遥远的人进行交流，不仅具有物质科学的特性，还具有精神科学的性质。

那么这种“灵魂”、“脑电”、“催眠术”等精神层面的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灵魂”、“脑电”和“催眠术”是相互关联的。心理学家们认为“人在被催眠的状态中，精神高度统一，潜伏于人心灵中的‘灵力’会超越肉体的阻隔，使精神和肉体暂时分离，人的心灵就可发挥天眼通、千里耳、念写、遥视、隔地传心等奇妙的灵能作用。”<sup>19)</sup>这是所说的‘灵力’就是灵魂。晚清时期，西方心理学由传教士随着西方文化渐入中国，丁韪良早在1854年《天道溯原》<sup>20)</sup>一书中就有一章“以灵魂为证”的内容涉及心理学知识。1876傅兰雅出刊的《格致汇编》卷十二中<格致略论>“论人之灵性”部分介绍了人的灵性，即灵魂，“此灵性，亦可谓之灵魂，为无形无体者。人已死之后，必存之永远而不灭。即万物之质体能灭尽，而人之灵魂亦仍存”<sup>21)</sup>。再说催眠术，1898年丁韪良出版心理学著作《性学举隅》一书，此书结合了西方科学心理学知识向中国引介了催眠术，并对中国的“七情说”进行了修正与补充。1894年李提摩太译介的《百年一觉》<sup>22)</sup>出版，小说以主人公的失眠、催眠、唤醒为主导线展开故事。作为一部回顾未来先进社会的理想小说，《百年一觉》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均对此部

---

19) 李欣: <中国灵学活动中的催眠术>,《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9年第1期, 第19页。

20) 《天道溯原》是丁韪良以自己在宁波的传教经历,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阐述基督教理论的一部著作。

21) 傅兰雅: <格致略论>,《格致汇编》第一册第十二卷, 1876年12月, 第283页。

22) 《百年一觉》由李提摩太翻译自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长篇小说《回顾: 2000-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起先译为《回头看记略》于1891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 但是并未得到读者的喜爱。直至1893年译为单行本《百年一觉》后才产生重大的社会反响。1904年该小说又被译为《回头看》连载在《绣像小说》上。不过这些译本基本是节译, 直到1963年中文全译本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品大肆赞扬,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的整体构思均受到此部作品的影响。毋庸置疑, 其中的催眠术也之后文人们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西方心理学著作的影响, 1896年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到“进人灵于古人。人既日趋于灵, 亦必集众灵人之灵, 而化为纯用智, 纯用灵魂之人。可以住水, 可以住火, 可以住风, 可以住空, 可以飞行往来于诸星诸日。”<sup>23)</sup>之后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里也发表了对于催眠术的认识: “据其术, 则我之灵魂, 能使役他人之灵魂, 我之灵魂, 能被使役于他人之灵魂, 能卧榻上以侦探秘密, 能在数百里外受他人之暗示。”<sup>24)</sup>

无疑, 徐念慈受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些西方心理学著作及中国思想家对心理学观念的影响, 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科学的介绍, 充分吸收“灵魂”、“脑电”、“催眠术”等精神科学的力量, 把这些精神科学知识引入了科学小说的创作。关于这一点他在《电冠》的<觉我赘言>中就有明确表示: “余尝谓今世科学之发明, 亦已至矣, 然仅物质之发明, 而于虚空界之发明则尚未曾肇端也。宗教家之言灵魂, 似已入虚空界, 然所谓苦, 所谓了, 仍入人意中, 而未尝出人意外; 其言诳也, 足以欺愚人, 不足以证真谛。自催眠术列科学, 动物电气之说明, 而虚空界乃邵楼朕兆。吾不知以后之千万世纪, 其所推阐, 又将胡底, 吾自恨吾生之太早太促矣。”<sup>25)</sup>

23) 谭嗣同: <仁学>, 《谭嗣同全集》, 1896~1897年, 第29页。

24) 梁启超: <子墨子学说>, 《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七, 第46页。

25) 参见任冬梅: <晚清科幻小说中的“科学”——以《新法螺先生谭》为例>, 《山东文学》, 2016年第9期, 第101页。

### 第3節 科学元素所体现的文学思想

科学小说毕竟不是纯粹普及科学知识的刊物，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的描写叙述达到启蒙的思想。因此，科学小说的文学思想是一部作品的精髓所在。晚清时期中国处于动荡之中，为民族寻找生存的出路是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处于这样环境中科学小说无一例外要体现启蒙救国的思想。就如鲁迅先生在<月界旅行辩言>中所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sup>26)</sup>他认为文学是唤醒民众、启发民智最有用的利器，而科学小说是传达科学思想和实现文学思想启蒙最好的文艺形式。科学小说被当做维新救国的工具，带有浓厚的改良群治的启蒙色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外部资本主义入侵和内部封建制度融合的时期，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在引发国人思考方式变迁的同时，加剧了国人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由弱到强，最后转化为担心国家灭亡的恐惧。学者廖七一在《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中写到：“甲午之后，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便是忧虑强化为焦虑，焦虑再强化为‘亡国灭种的恐惧’。”<sup>27)</sup>徐念慈在小说中在复述着这种焦虑恐惧情绪，表现出对腐败落后的现实社会和麻木的华人深深担忧。

余当发光时，有动余之感情者，因光力所及，亚美利加洲，适当日中，欧罗巴洲，适当日夕，正为极繁盛时候。国民莫不精神炯炯……一时光

---

26)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2页。

27) 廖七一：《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224页。

明照澈欧美洲人咸大惊异，若天文家，若理化家，若博物家，因见凡物皆失其影也，于是各凭其所学，面推究发光之源，议论纷纭，辩驳杂作，或以远镜窥测；或以量光器试验；或以照相器映像……余祖国十八省，大好河山最早文明之国民，以为得余为之导火，必有能醒其迷梦，佛拭睡眼，奋起直追……盖午后十二点钟，群动俱息，即有一小部分，未睡之国民，亦在销金帐中，抱其金莲尘瘦，玉体横陈之夫人，切切私语，而置刺眼之光明于不顾，余于是大怒，拟欲以余身为烈火，爆成无量数火球，将此东半球之东半，一举而焚之……28)

法螺先生的灵魂变成一道光照在欧洲和中国分别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景象：欧洲人以各种工具探究光的来源；法螺先生以为中国是文明古国，国民肯定会从梦中醒来，然而事实却是置之不理，要么昏睡，要么手抱金莲玉体，切切私语。于是法螺先生大怒，想一举焚之。徐念慈通过这种对比一方面嘲讽国内当时人们的堕落麻木，一方面深深为当时的国民精神面貌表示担忧。

当法螺先生坠入地心遇见黄种祖时，国民恰被一层毒气笼罩，黄种祖以“化学化分之法”分辨出了国人的性质：“最洁净、最光明，社会中能自立，能爱群，及能转移风俗”的“气质”者，仅万分之三；“光明洁净，社会中明白事理，而不能有为，乏躬行之力”的“定质”者，“仅万分之五”；而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流质”者，都中了啡之毒，变得“消磨志气，瘦削肌肤，促短寿命”；余下的则是“愚暗不明”或“肺炎脑病”者。总之，以这种西方科学方法检验后的中国国民，大都呈现出了萎靡的精神病态，黄种祖据此认为：“人群中多性质善者，则风俗改良，社会进步。人群中多性质恶者，则风俗颓落，社会腐败。”可见，西方的科学方法让黄种祖和法螺先生认识到了国民的病态。

---

28) 《新法螺先生谭》，第4-5页。

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思想家们认识到除了发展物质科学、改革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精神层面开辟新的救国之路。正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近代救亡图强和学习西方的运动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sup>29)</sup>徐念慈在小说中也正是秉持这个观点从思想上精神上试图改变国民。

面对“沉睡”的国人，法螺先生不仅想以灵魂发光照醒国人，还想以自己灵魂之声震醒国民，无奈灵魂只存四分之一，其声必微。于是，法螺先生希望以自己的灵魂之身炼成以不可思议的发声器。

法螺先生在水星看到造人术能将龙钟之老翁改造成一雄壮之少年，他立刻想到国民，“惜未尝习其术”，“否则，归家后，必创一改良脑汁之公司于上海”，“我国深染恶习之老顽固，亦将代为洗髓伐毛，一新其面目”。

回到地球的法螺先生在归航中国的途中遇到战斗舰，法螺先生好奇中国何时能有如此庞大的战斗舰时，听到这样的回答：“余等悯中国之积弱，集合同志，以图挽回，十数年来，毁家合方，以成此一队之义勇舰队，与此舰相伯仲者共十艘，一等巡洋舰十二艘，二等者八艘，三等者十六艘，以及炮舰驱逐舰，约有五十万吨。”<sup>30)</sup>可以看出小说中并非只有法螺先生一人有改良中国唤醒国民的意愿。

法螺先生利用人与人的感应发明“脑电”，认为“脑电”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在发明“脑电”之后，又大兴教育，“于各大国之著名大报馆，登一告白，招学习脑电之学生”，随着脑电学习成效显著，法螺先生“不得不多设分校，半年后，学者增至两千万”。

---

29)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文集》三十九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43-45页。

30) 《新法螺先生谭》，第17页。

## 第4節 结语

《新法螺先生谭》作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科学小说，兼具了科学小说特有的元素——科学性和小说普遍的元素——文学思想性。本文对原作文本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了小说中涵盖的天文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医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进化学说以及“脑电”、“催眠术”等精神层面的科学知识，发现徐念慈所使用的这些科学元素大多来源于当时盛行的科学技术综合杂志《格致汇编》。徐念慈使用大量新奇的科学术语、先进的科学知识完成这部科学小说，无非是希望读者透过这些科学知识认识到背后的写作思想——传播开启民智、启蒙救国的思想，希望将中国带向一个新世界。《新法螺先生谭》展现了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文学思想的结合，堪称为中国早期创作科学小说的佳作并为之后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科幻作品树立了标杆。

## □ 参考文献

- 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说林社,1905年。
-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
- 傅兰雅,〈格致略论〉,《格致汇编》第一、第六、第十卷,1876年2月、8月、12月。
- 傅兰雅,〈混沌说〉,《格致汇编》第八卷,1877年8月。
- 李提摩太译,《回头看记略》,《万国公报》,上海广学会,1894年。
-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
- 王德威,〈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出版,1998年。
- \_\_\_\_\_,〈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出版,1998年。
- 廖七一,《翻译研究: 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 吴岩,〈科幻小说的中国阐释〉,《南方文坛》,2010年6期。
- 栾伟平,〈近代科学小说与灵魂——由《新法螺先生谭》说开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 李建中,〈晚清小说理论中国的心理学思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 闫书昌,〈晚清传教士与汉语心理学术语创制〉,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2014年。
- 谭皓,〈甲午战后晚清国民心态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 刘淑一、李娜,〈晚清科幻小说的传统因袭和现代转捩——以《月球殖民地小说》和《新石头记》为例〉,《鲁东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 康文,〈略论中国近代科学小说〉,《东岳论丛》,2003年第3期。
- 李欣,〈中国灵学活动中的催眠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 任冬梅,〈晚清科幻小说中的“科学”——以《新法螺先生谭》为例〉,《山东文学》,2016年第9期。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elements and literary thoughts of  
*A New Story of Mr. Triton*

Cao, Shuli · Oh, Soonb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call of “revolution in fiction” and “Saving the country by science”, science fiction entered the field of Chinese fiction as a new genre of fiction. In 1904, *A New Story of Mr. Triton*, written by Xu Nianci, became the first complete science novel in China. The scientific elements in the novel, such as natural science, 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spiritual science, were fully displayed.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cientific elements in these three aspects,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early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writings, and on this basis interprets the literary thoughts implied by scientific elements of opening the people's wisdom, enlightening and saving the country.

Key Words : *A New Story of Mr. Triton*, science fiction, three scientific elements, Xu Nianci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0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26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4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